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历史透视与现状解析*

王 涛** 彭 琳***

内容提要 民兵组织长期存在于利比亚历史之中，它们的产生与各部落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利益的诉求息息相关，它们既反映出利比亚地方部落离心倾向的恶性发展，也是利比亚宗教与世俗力量长期博弈的后果。利比亚民兵大致可以分为世俗性、宗教性及局限于地方部落的三类组织。各民兵组织的人数差异显著，本土人员来源较为单一、集中，同时还出现了数量巨大的外籍成员。各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以境内收益为主，境外收益为辅，其中非法性收益占了很大的比例，具体包括石油及相关收益、武器走私、抢劫和绑架、非法移民、外部资助五个主要来源。由于利比亚民兵组织间的对抗，他们在自身势力范围内维持秩序的努力，无法产生放大和平的扩溢效应。利比亚民兵组织在与政府、外部支持者相互借势的过程中，已逐渐固化为当前乱局的既得利益者。某些民兵组织则被境外恐怖主义组织“接管”，成为一类恐怖主义组织。

关键词 利比亚民兵 身份属性 人员构成 资金来源

自 2011 年内战以来，利比亚的民兵组织逐渐成为左右利比亚政局走向的重要行为体之一。目前，利比亚境内活跃着约 1700 多个民兵组织，人数超过 20 万人。^① 民兵组织本应是一种政权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但在利比亚，至今仍看不到民兵组织被收编、整合的迹象，反而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阶段性成果。

** 王涛，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

*** 彭琳，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① Francesco Finucci, “Libya: Military Actors and Militias,” *Global Security*, 2013,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2013/libyan-militias_finucci.pdf.

化的存在。要深入把握、理解利比亚当前的政治生态,民兵组织无疑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就以利比亚民兵组织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其缘起与发展的基础上,分析民兵组织的类型、人员结构与资金来源等问题。

一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缘起与发展

民兵组织的出现,是利比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中,地方与中央的对抗,宗教势力与世俗力量的冲突,国际势力在利比亚的博弈等一些问题,是民兵组织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而反对卡扎菲(Muammar Muhammad Abu Minyar al-Gaddafi)政权对利比亚的长期统治及由此引发的利比亚战争,是民兵组织大量涌现并长期活跃的直接诱因。

第一,民兵组织是利比亚各部落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前现代时期,利比亚由昔兰尼加(Cyrenaica)、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费赞(Fezzan)等三个地区构成。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阿拉伯人”(Arabs)、柏柏尔人(Berbers)、图阿雷格人(Tuareg)与图布人(Toubou)四大部落集团(共约140个部落)。^①其中,图阿雷格人和图布人生活在费赞和昔兰尼加的内陆地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牧场、水源、牲畜等都是部落的共有财产。^②他们还控制着撒哈拉商道上的一些必经之地,参与一些商业活动。“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则生活在的黎波里塔利亚和昔兰尼加北部沿海地区,多数都过上了定居生活,发展起了农耕经济,有些人则从事地中海的海洋贸易。

游牧部落在迁徙过程中,彼此间会争夺牲畜、抢占草场。游牧部落与农耕部落间也会围绕水源与土地展开竞争。同样,部落也会为了控制商道而战斗。各个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利益,对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有必然需求,这也正是利比亚民兵组织形成的最初动因。第一类民兵完全是由本部落中的成员组成。如图阿雷格人中有专门的武士集团,他们较少从事生产,将精力更多放在军事训练上。这些武士在遭遇其他部落

^① Jon Mitchell, "War in Libya and Its Futures-Tribal Dynamics and Civil War," *The Red (Team) Analysis Society*, April 13, 2015, <http://www.redanalysis.org/2015/04/13/war-libya-futures-tribal-dynamics-civil-war/>.

^② "Libyan People," *Temehu*, September 20, 2016, <https://www.temehu.com/Libyan-People.htm>.

的侵袭时，肩负起保卫本团体的责任。其他时候则抢劫过往商队，掠夺奴隶。^① 第二类民兵则是招募其他部落的人加入本部落。如沿海的“阿拉伯人”部落会招募一些柏柏尔人，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用以保卫或四处扩张。可以说，早在利比亚国家形成前，当地的部落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态就已经孕育出了最早的民兵组织。^②

第二，民兵组织是利比亚地方部落离心倾向恶性发展的产物。在历史上，利比亚三大地区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而是分别各自发展。各地区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成为民众认同并为之效忠的对象。部落之间围绕土地和水展开资源争夺，形成了部落间的普遍冲突，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与融合共生的情况不同的是，在利比亚，四大部落集团由于分布地域的固化又强化了各自的认同与离心倾向，这反过来又使部落间的冲突状态长期延续。阿里森·帕格特（Alison Pargeter）就认为，现代利比亚的版图只是各地区的简单拼合，利比亚的历史也只是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相加^③，彼此缺乏有机联动，更不用说整体化的发展趋势了。

利比亚不同时期政权的相关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部落的离心倾向。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利比亚后，依靠原有的地方势力实行间接统治，不仅未能确立统一的中央权威，反而强化了地方性的传统政治体系。^④ 1711年卡拉·曼利王朝（Carla Manley Dynasty）在的黎波里塔利亚建立后，将势力扩张到费赞与昔兰尼加，三个地区才初步形成了一些政治上的联系。^⑤ 183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次征服利比亚后，试图通过税收、司法等手段整合三个地区，但由于土耳其发展的重心不在此地，加之国家积贫积弱，因此整合效果不佳。^⑥ 1911年意大利征服利比亚后，在反欧洲殖民主义的号召下，利比亚各地方部落势力纷起，挑战殖民政府的权威，同时

① 王涛、汪二款：《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亚非纵横》2014年第5期。

② Roger Collins, *The Arab Conquest of Spain 710–797*, Oxford: Blackwell, 1994, p. 99.

③ Alison Pargeter, *Libya: The Rise and Fall of Gaddaf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2.

④ 蒲瑶：《利比亚内乱的部落文化解读》，《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

⑤ Ruth First, *Libya: The Elusive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4, p. 36.

⑥ Lisa Anderson, “Nineteenth-Century Reform in Ottoman Lib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6, No. 3, 1984, pp. 325–348.

却也将地方离心倾向置于合法、正义的反殖民主义语境上。1912年伊巴迪柏柏尔人(Ibadi Berber)的苏莱曼·巴鲁尼(Suleyman Baruni)在黎波里塔利亚西部成立自治政府;1915年阿拉伯人拉马丹·苏韦赫利(Ramadan al Shtaiwi)在米苏拉塔(Misrata)成立自治政府。而在昔兰尼加地区的阿拉伯米尼法人(Minifa)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okhtar)及苏尔特地区(Sirte)的阿拉伯瓦法拉人(Warfalla)贝尔·卡伊尔(Bel Khayre)则以本部落为单位,组织起反抗意大利殖民侵略的民兵组织。^①

1951年利比亚独立后,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是以各部落间的力量博弈与相互妥协为基础的。作为对这种支持的回报,王朝政府实行了松散的君主联邦制,保留并尊重各地区、各部落的传统权力。而王朝的亲美立场以及在石油财富分配上对阿拉伯瓦法拉人的偏袒,引发了其他部落的反感情绪,后者在忠于伊斯兰、忠于阿拉伯等的旗号下,延续了自身的分离性、自主性传统。1969年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后,确立了人民大会与人民委员会制度,这套体制从中央到基层,逐级建立起来,冲击了原有的部落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落的离心倾向。^②不过,卡扎菲在统治初期为了巩固政权、预防可能的政变,通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式,动员民众参与国家政治,并推行了“全民皆兵”的社会军事化政策。民众被政府武装起来,这成为利比亚现代民兵组织的滥觞。^③1988年,卡扎菲甚至废除了国家正规军和警察,取而代之以民兵组织。^④不过,各地区民兵的组织与管理,却是以当地部落的原有组织为基础的。因而,这个本是为了强化国家政权的举措,却在无意中培育了地方武装。另外,卡扎菲的长期统治与权力垄断,导致国内政治力量无法进行有序更迭与新陈代谢,政府也不受任何外界的监督与制衡,政治体制逐渐僵化,政治生态日益脆弱。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卡扎菲在逐步将瓦法拉部落边缘化的同时,重用自己所在的阿拉伯卡达法人(Kadafa)部落与图阿雷格人部落的成员,并加大其在军队中的比重。卡扎菲政权也逐渐沦为几个地方部落的代理人,而其他地区、部落的民众更无法参与国家政治,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这种不平衡的双

① [美]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59页。

② 潘蓓英:《列国志·利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79~84页。

③ 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

④ [美]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第170页。

向互动，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利比亚地方的离心倾向。而早期的社会军事化政策则为这一倾向提供了必要的武力支持，使之趋向极端化。随着卡扎菲控制力的弱化，各地方以部落为基础的民兵组织便大量涌现出来。

第三，民兵组织是利比亚宗教与世俗力量长期博弈的后果。随着 11 世纪伊斯兰化的完成，伊斯兰教在利比亚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 世纪以来的塞努西教团（Senussi）则是近代利比亚伊斯兰力量的具体展现。到 1905 年，塞努西教团在各地设立的宗教分支“扎维亚”（Zawiya）已超过 60 个，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① 依托教团而成立的民兵也成为抵御意大利殖民入侵的主力。特别是在意大利实施压制伊斯兰教的焦土政策后，利比亚伊斯兰力量对殖民主义世俗政权的反抗也达到了顶点。^② 尽管在 1932 年后塞努西教团的反抗被平息，但以宗教为号召的各地民兵组织仍有其生存的土壤，并成为日后伊德里斯王朝政权的支柱。

不过，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因其亲西方政策而日益世俗化，广泛流行于北非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也赢得了众多支持者。“当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忠诚和认同的流行范式时，代表传统激情的赛努西运动力量就开始衰败了。”^③ 1969 年卡扎菲执政后，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选择了一条世俗化的发展道路。卡扎菲政权剥夺了乌莱玛（Ulama）解释教义的权利，认为个人可以直接与真主对话，将伊斯兰宗教地产瓦克夫（Waqf）收归国有，并从维护政权稳定的角度随意阐释伊斯兰教法。^④ 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吸引力的丧失，卡扎菲对伊斯兰主义的警惕更为强烈，对宗教主义者的镇压也日益密集。^⑤ 而伊斯兰教政治力量的萎缩为卡扎菲时期失意的地方群体提供了合理的反抗理由，他们在宗教旗帜下聚集起来，成立了各类反卡扎菲的民兵组织。不

① Lisa Anderson, "Nineteenth-Century Reform in Ottoman Lib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6, No. 3, 1984, p. 338.

② [美]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第 57 页。

③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8.

④ Lisa Anderson, "Religious and State in Libya: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83, No. 1, 1986, pp. 69 - 71.

⑤ Ray Takeyh, "Qadhafi Libya and the Prospect of Islamic Success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7, No. 2, 2000, pp. 154 - 164.

过, 因为卡扎菲对国家的强力控制, 民兵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大。直到 2011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 打着各类宗教旗号的, 或持世俗化主张的各类民兵组织才纷纷登场。

可以说, 早期部落为了自身安全, 组织起了最早的民兵组织。随着利比亚地方认同的固化与离心倾向的加剧, 民兵组织在维护各部落利益时的作用大大凸显, 并成为利比亚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博弈的重要工具。即使在卡扎菲长期执政期间, 民兵组织也没有完全消亡, 只是进入潜伏的状态。

2011 年的反卡扎菲战争成为各地民兵组织重新活跃的重大契机。其中, 绝大多数民兵组织持反卡扎菲的立场, 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津坦革命军事委员会 (Al-Zintan Revolutionaries' Military Council) 与米苏拉塔旅 (Misrata Brigades) 成为西部反卡扎菲的中坚。卡扎菲所属部落虽也成立了支持他的民兵组织, 但势力不大。2011 年底卡扎菲败亡, 随即发生的政权更迭却没有带来期望中的和平与发展。反而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 民兵间的反卡扎菲联盟也解散了, 内部矛盾日益凸显, 各派民兵组织陷入相互混战的境地。

2014 年以来, 利比亚世俗与宗教势力的争斗日益激化, 由宗教势力主导的国民大会 (General National Congress) 不满图卜鲁格 (Tobruk) 世俗性的国民代表大会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掌权, 于是在的黎波里另组政府。利比亚出现了东西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 东部是由国民代表大会及“利比亚国民军” (Libyan National Army) 支持的图卜鲁格政府 (Tobruk-led Government); 西部是由国民大会、“利比亚黎明” (Libya Dawn) 支持的“救国政府” (National Salvation Government)。^① 2015 年底, 在联合国斡旋下, 成立了新的民族团结政府 (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 并于 2016 年 1 月正式运行, 它试图整合东西两股势力, 但反而激起了新的分裂。目前, 由于利比亚不同民兵团体的利益冲突以及“伊斯兰国”的渗透, 形成了“四个政府”并存的局面, 包括: (1) 东部由“利比亚国民军”支持的图卜鲁格政府; (2) 位于首都的黎波里、控制西部大部分地区, 由“利比亚之盾” (Libya Shield Force) 中的米苏拉塔旅支持, 并获得联合国认可而成

^① Feras Bosalum, Ulf Laessing, and Tom Heneghan, “Libya’s Ex-parliament Reconvenes, Appoints Omar al-Hasi as PM,” *First Post*, August 26, 2014, <http://www.firstpost.com/world/libyas-ex-parliament-reconvenes-appoints-omar-al-hasi-as-pm-1681249.html>.

立的民族团结政府^①；(3) 以津坦 (Zintan) 为中心、势力分散在的黎波里及中部地区，由“利比亚黎明”支持的“救国政府”；(4) 位于东部德尔纳 (Derna)、班加西 (Benghazi) 与艾季达比亚 (Ajdabiya) 等地，在“伊斯兰国”势力影响下的一些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成立各类“政府”。^② 此外，图阿雷格人在利比亚西南部还有着自己的一片势力范围；“石油设施卫队” (Petroleum Facilities Guard) 控制着利比亚西部的一些油田及管道设施。^③ 所有这些“政府”或地方割据势力，都是以民兵组织为基础的。

二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身份属性

从身份属性上看，利比亚民兵组织大致分为世俗性民兵组织、宗教性民兵组织和地方部落民兵三类。

(一) 世俗性民兵组织

世俗性民兵组织致力于通过世俗化政策，将宗教势力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反对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主张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剔除宗教主义在国家建设中的影响力。其中，成立于2011年、参与了反卡扎菲战争的“利比亚国民军”与津坦军事革命委员会都支持世俗的图卜鲁格政府，主张严厉镇压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④ “利比亚国民军”是由前卡扎菲政权高级将领卡里法·哈夫塔尔 (Khalifa Haftar) 领导，津坦军事革命委员会是由曾于2011~2012年担任利比亚过渡政府国防部长的奥萨玛·朱瓦力 (Osama

① “利比亚之盾”成立于2012年，是利比亚过渡政府收编米苏拉塔地区和津坦地区各民兵组织而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临时行使“政府军”的职能，但各派民兵仍效忠各自部落或利益集团。“利比亚之盾”主要有三个分支：(1) 利比亚之盾一队 (Libya Shield 1)，支持班加西圣战“联合政府” (Shura Council of Benghazi)；(2) 中央之盾 (The Central Shield)，其主干米苏拉塔旅支持民族团结政府；(3) 西部之盾 (The Western Shield)，支持“救国政府”。See “Guide to Key Libyan Militias”, BBC News, January 11,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19744533>.

② 苏小坡、张轩瑞：《卡扎菲身后5年的利比亚》，《参考消息》2016年11月2日，第11版。

③ Jason Pack and Mattia Toaldo, “Why Picking Sides in Libya Won’t Work,” *Foreign Policy*, March 6, 201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5/03/06/libya-civil-war-tobruk-un-negotiations-morocco/>.

④ Dario Cristiani, “Hot Issue- The Zintan Militia and the Fragmented Libyan Stat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January 19, 2012,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hot-issue-the-zintan-militia-and-the-fragmented-libyan-state/#.V1_b8fmvPIV.

al-Juwali) 领导。尽管他们都支持图卜鲁格政府, 但政府只是名义上的管理者, 对这两支武装并无实际掌控力。^① “石油设施卫队” 成立于 2012 年, 领导人是曾任职于国防部的易卜拉欣·加思兰 (Ibrahim ai-Jathran), 起初政治倾向模糊, 后逐渐偏向世俗化, 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石油设施的破坏, 并致力于通过掌控利比亚石油资源, 谋取政治上的自治。该组织于 2016 年 7 月底与民族团结政府结盟, 但仍保留了自己的势力范围。^②

(二) 宗教性民兵组织

宗教民兵组织则宣称通过沙里亚法治理国家, 推行政治伊斯兰化。这类组织是利比亚民兵组织中数量最多的。宗教温和派民兵组织虽然也赞同政治伊斯兰化进程, 但反对暴力“圣战”, 主张以宗教改良的方式实现利比亚的政治转型。其中, 米苏拉塔旅成立于 2011 年, 领导人是曾任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的阿索尔·本·哈亚尔 (Ashour Bin Hayal), 该组织在反卡扎菲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是利比亚最强大的宗教民兵组织。该组织反对极端主义, 主张以伊斯兰政党政治的方式推进政治进程, 与“正义与建设党” (Justice and Construction) 关系密切, 支持民族团结政府。^③ 利比亚革命联合行动队 (The Libyan Revolution Joint Operations Room) 是其领导人努里·阿布-萨赫明 (Nuri Abu-Sahmayn) 在 2013 年当选国民大会新议长后, 吸收整合的黎波里数支伊斯兰民兵武装形成的。米苏拉塔教致力于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 于 2014 年宣誓效忠救国政府。^④

宗教极端派民兵组织则主张通过暴力“圣战”的方式推进政治伊斯兰化进程, 致力于将利比亚打造成一个严格的教法国家。其中, 安萨尔旅 (Ansar al-Shria) 成立于 2011 年, 领导人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阿布·

① “Profile: Libya’s Military Strongman Khalifa Haftar,” *BBC News*, April 22,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7492354>.

② “Libya’s Petroleum Facilities Guard Reopens Four Ports in Order to Resume Oil Exports,” *PR Newswire*, July 29, 2016,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libyas-petroleum-facilities-guard-reopens-four-ports-in-order-to-resume-oil-exports-300306389.html>.

③ “Misrata Brigades (MUR),” *Terrorism Research & Analysis Consortium*, <https://www.trackingterrorism.org/group/misrata-brigades-mur>.

④ Abdullah Ben Ibrahim, “Libya Revolutionaries Operations Room Confirms It’s Fully Ready to Fight UN-Imposed Government,” *The Libya Observer*, March 18, 2016, <https://www.libyaobserver.ly/news/libya-revolutionaries-operations-room-confirms-its-fully-ready-fight-un-imposed-government>.

卡利德·马达尼 (Abu Khalid al-Madani), 他号召发动对“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的圣战。^① 在其控制的德尔纳和班加西地区, 该组织推行了一些社会服务, 赢得了民众的支持。随着“伊斯兰国”的崛起, 安萨尔旅一些成员宣誓对后者效忠, 立场与手段更加极端。^② “二月十七日烈士旅” (February 17th Martyrs Brigade) 成立于2012年, 领导人法兹·布卡特夫 (Fawzi Bukatef) 是穆兄会成员, 曾受命于过渡政府国防部保卫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 与安萨尔旅政治态度有所差异, 尽管该组织也赞成暴力“圣战”, 却反对“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渗透。^③ “伊斯兰教义组织旅” (Rafallah al-Sahati Brigade) 是2012年从“二月十七日烈士旅”中分离出的一个民兵组织, 同样也持暴力“圣战”的立场, 主要活动在班加西和库夫拉地区 (Kufrah), 领导人伊斯迈尔·萨拉比 (Ismail al-sallabi)、萨拉哈登·宾·奥姆兰 (Salahadeen Bin Omran) 曾是“基地”组织成员。^④ “伊斯兰教义组织旅”与安萨尔旅都支持班加西各圣战组织组成的“联合政府” (Shura Council of Benghazi)。^⑤ 2015年3月, 安萨尔旅与利比亚之盾的一些成员在穆罕默德·扎维 (Muhammad al-Zawi) 与易布雷克·玛兹克 (Ibreik Maziq) 领导下, 重组了新的“艾季达比亚革命苏拉委员会” (Ajdabiya Revolutionaries Shura Council), 控制了石油资源丰富、地处利比亚交通枢纽的艾季达比亚^⑥, 该组织也持极端暴力主张。^⑦

-
- ① CEP, *Ansar al-Sharia in Libya (ASL)*, New York: Counter Extremism Project, 2017, p. 22.
- ② Dominic Bailey, “Control and Crucifixions: Life in Libya under IS,” *BBC News*, February 3,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5325072>.
- ③ Francesco Finucci, “Libya: Military Actors and Militias,” *Global Security*, 2013,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2013/libyan-militias_finucci.pdf.
- ④ Joan Neuhaus Schaan, “February 17th Brigade in Benghazi also Al-Qaeda”, Larouche Pac, December 15, 2012, <http://archive.larouchepac.com/node/24831>.
- ⑤ Francesco Finucci, “Libya: Military Actors and Militias,” *Global Security*, 2013,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2013/libyan-militias_finucci.pdf.
- ⑥ “Ajdabiya Militants Pledge Allegiance to IS Amid Local Power Struggles,” *Libya’s Channel*, January 4, 2016, <http://en.libyachannel.com/2016/01/04/ajdabiya-militants-pledge-allegiance-to-is-amid-local-power-struggles/>.
- ⑦ “Analysis: Ajdabiya, The Latest Battleground of Libya’s Civil War,” *Libya’s Channel*, January 14, 2016, <http://en.libyachannel.com/2016/01/14/analysis-ajdabiya-the-latest-battleground-of-libya-as-civil-war/>.

(三) 地方部落民兵

地方部落民兵的特征是,无论其宗教色彩的浓淡,均对利比亚国家政治持疏离或中立立场,注意力更多集中于地方性、部落性事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曾被卡扎菲招募的图阿雷格人部落武装与图布人部落武装。二者均因与卡扎菲政权的密切联系,在战后处于利比亚政治的边缘地位。两个部落武装也都选择远离国家政治,专注于本部落事务,逐渐在混战中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势力集团。图阿雷格人民兵的领导人穆罕默德·艾格·奈季姆(Mohammed ag Najm)曾是卡扎菲时期的军官,他控制着利比亚西南地区,并积极联络境外图阿雷格人,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图阿雷格人国家。^①图布人民兵的领袖伊萨·阿卜杜勒·马吉德·曼苏尔(Issa Abdel Majid Mansour)也一度想要建立独立的图布人国家^②,其势力主要分布在利比亚东南部。其他一些地方部落如瓦法拉部落、扎维部落(Zwai)等也都有自己的民兵组织。尽管随着 2016 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这些部落民兵部分转而效忠团结政府,但这仅是政治性的表态,不涉及基本立场的变更,而割据的事实更是没有发生变化。^③像诸如普兰尼加的阿瓦奎尔部落(Awaqir tribe)民兵组织,就连这种表面上的政治表态都不愿意做,坚称政治中立、不与任何政治势力结盟。^④

以上对民兵组织的属性划分只是一个静态的呈现,事实上,它们的身份始终在变化。一个民兵组织中外籍成员构成、外部收入来源的改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民兵组织的身份。甚至有些民兵组织中外籍成员会发挥比国内成员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改变这个组织的性质。例如,安萨尔旅的德尔纳分支(Ansar al Charia Derna)本是一个本土利比亚人的民兵组织,随着 2016 年以来“伊斯兰国”对利比亚的渗透,外来“圣战者”在该组织

① 王涛、汪二款:《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亚非纵横》2014 年第 5 期。

② Rebecca Murray, "Libya's Tebu Tribe Hopes for Lasting Peace," Aljazeera, December 3, 2012,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2/11/20121118115735549354.html>.

③ "Tabu and Tuareg Announce Their Support for GNA," *Libya Prospect*, April 4, 2016, <http://libyaprospect.com/index.php/2016/04/04/tabu-and-tuareg-announce-their-support-for-gna/>.

④ Abdulkader Assad, "Awaqir Tribe Draws the Red Line for Haftar and His Militias," *The Libya Observer*, June 7, 2017, <https://www.libyaobserver.ly/economy/awaqir-tribe-draws-red-line-haftar-and-his-militias>.

内的话语权大大增加，最终使其成为“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分支。^①因此，想要深入把握利比亚民兵组织的性质问题，还必须要考察这些民兵组织的人员构成与资金来源等问题。

三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人员构成

从人员结构上看，民兵组织呈现出国内成员来源单一、外籍人员来源复杂、人数差别较大的特点。

首先，利比亚民兵组织的主体是本国人。每个民兵组织的国内成员往往都来自一个或两个相对较为集中的部落或地域，表现出来来源单一的特点。例如，津坦军事委员会主要是由津坦和纳夫萨山（Nafusa）当地的 23 支部落民兵组成，米苏拉塔旅主要由米苏拉塔及其周边地区的 236 支民兵组成。而一些势力较大的部落民兵，如瓦法拉部落、扎维部落的民兵也主要由本部落成员组成。^② 尽管民兵组织具有部落身份和认同，但他们的职业构成却存在一些分化，既包括学生、工人，也有前政府公务员、医生、牧民等。不过，民兵成员的职业来源同样也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特点。据估计，学生和城市工人占到民兵组织成员总数的 2/3，构成其国内成员的主体。以米苏拉塔旅为例，成员中学生占到了 41%，城市工人占 38%。^③ 其他民兵组织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其次，利比亚民兵组织吸收了许多外籍人员，这些成员来自不同国家，情况十分复杂。卡扎菲曾经招募来自马里、尼日尔、乍得、埃及、肯尼亚等国的雇佣军维持统治，并且强迫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的劳工训练并加入战斗。^④ 随着卡扎菲政权的灭亡，这些政府雇佣兵转而加入各类民兵组织，成为其中重要的外籍人员。例如，卡扎菲曾招募了 1.2 万名来自西

① Jonathan F. Kotra, *ISIS Enters The Stage in The Libyan Drama – How The IS Caliphate Expands in Northern Africa*, Herzliy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Fall 2015, pp. 16 – 17.

② Francesco Finucci, “Libya: Military Actors and Militias,” *Global Security*, 2013,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2013/libyan-militias_finucci.pdf.

③ Brian Mcquinn, “Armed Groups in Libya: Typology and Roles,” *Small Arms Survey*, No. 18, 2012, p. 2.

④ “Libya, Chad Row over ‘Mercenaries’,” *Afrol News*, March 2, 2012, <http://www.afrol.com/articles/37490>.

非和北非不同国家的图阿雷格人,2012年以来,其中一部分就加入利比亚的图阿雷格民兵组织。^①反对卡扎菲的民兵组织也得到了来自卡塔尔、突尼斯、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国“志愿者”的支持。^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利比亚民兵组织中的外籍人员至少达到了6000人。^③2016年以来,近百名俄罗斯雇佣兵也加入卡里法·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中,成为外籍人员构成的一个新现象。^④

不过,在来源国多元化现象的背后,更深层的特点则是“圣战者”的人数长期居高不下:到2015年,在利比亚民兵中的外籍“圣战者”人数已超过5000人,至于他们的国籍反而并不重要了。^⑤外籍成员对民兵组织的忠诚度与认同感、归属感无关,而是取决于政治局势的演变或经济收益的高低。对利比亚许多民兵组织而言,外籍成员会带来先进的作战理念、武器装备,或提供新的外部资金渠道,因此它们也竞相拉拢、争夺外籍成员。外籍成员身份在各个利比亚民兵组织之间频繁转变的情况也较为突出。

外籍成员使利比亚民兵组织表现出以下五个新特点。第一,随着外籍成员人数的增加,民兵组织同时也具有了雇佣兵组织的特征,在某些时候经济利益会超越政治诉求。如在利比亚西南边境的塞卜哈(Sebha),当地民兵组织在吸纳了大量邻国士兵之后,主要从事商品走私等活动,政治诉求日益淡薄。^⑥第二,来自周边非洲国家的外籍人员会使利比亚民兵组织

-
- ① 田聿:《雇佣兵活跃全球战乱地区:每年获取2000多亿美元》,《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2月6日,第4版。
- ② David Roberts,“Behind Qatar’s Intervention in Libya: Why Was Doha Such A Strong Supporter of the Rebel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8, 201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libya/2011-09-28/behind-qatars-intervention-libya>.
- ③ “Libya: Foreign Fighters in, Civilians Out,” TeleSUR TV, November 21, 2014, <http://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Libya-Foreign-Fighters-in-Civilians-Out-20141121-0048.html>.
- ④ “Russia Sends Mercenaries to Back Libya’s Haftar,” *Middle East Monitor*, March 12, 2017,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70312-russia-sends-mercenaries-to-back-libyas-haftar/>.
- ⑤ Jack Moore, “5, 000 Foreign Fighters Flock to Libya as ISIS Call for Jihadists,” *Newsweek*, March 3, 2015, <http://europa.newsweek.com/5000-foreign-fighters-flock-libya-isis-call-jihadists-310948?rm=eu>.
- ⑥ Housam Najjair, “Sabha Is Teeming with Foreign Gangs, Mayor Unveils,” *The Libya Observer*, September 13, 2017, <https://www.libyaobserver.ly/inbrief/sabha-teeming-foreign-gangs-mayor-unveils>.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区内的国际关系，如图阿雷格人民兵组织就与马里、尼日尔的图阿雷格人反政府武装相互联动，造成了地区性动荡。第三，随着“圣战者”人数的增加，一些民兵组织受到境外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成为其在利比亚的分支。第四，即使像班加西“联合政府”这种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民兵组织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与“伊斯兰国”既相互利用，也存在竞争乃至对抗的关系。^①第五，为了制衡恐怖主义势力的扩张或扩大自身在利比亚的影响力，欧美国家甚至派出一些特种兵加入利比亚民兵组织，使某些组织成为欧美国家在利比亚的“代理人”。如英国、意大利、法国特种部队都曾派人加入米苏拉塔旅，所持旗号都是“反恐”。^②

最后，利比亚民兵组织的人数构成差别较大。目前，利比亚有约1700个民兵组织，人数超过20万。各个民兵组织的人数构成很不均衡。其中，势力最强的“利比亚国民军”有3.5万人、米苏拉塔旅有4万人^③、津坦军事革命委员会有4万人^④，仅这三个民兵组织的人数就超过10万，它们占据了利比亚80%以上的土地。其他民兵组织人数从300人到1万人不等，势力也强弱不一。地方部落民兵的人数总体而言较少，但部落成员平时从事生产，遇有战事则加入战斗，因而人数起伏较大。不过，民兵组织的力量也不能简单以人数多少来衡量。例如图阿雷格人民兵的人数在4000~5000人，但却占据了利比亚整个西南地区^⑤；石油设施卫队人数超过2万

① “IS Rebukes Benghazi Revolutionaries’ Shura Council in Verbal Counter-attack,” Libyas Channel, December 31, 2015, <http://en.libyaschannel.com/2015/12/31/is-rebuked-benghazi-revolutionaries-shura-council-in-verbal-counter-attack/>.

② Mustafa Dalea, “Libya Turns into An Arena for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Middle East Monitor*,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70117-libya-turns-into-an-arena-for-conflict-between-russia-and-the-west/>.

③ James Pero, “Who’s Fighting Who? Libya’s Violent Civil War Explained,” Curiousmatic, February 3, 2015, <https://curiousmatic.com/whos-fighting-libyas-violent-civil-war-explained/>.

④ Sasha Toperich, “Libya: The Muslim Brotherhood’s Last Stand?,” *The Huffington Post*, July 25,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asha-toperich/libya-the-muslim-brotherhoods-last-stand_b_5618001.html.

⑤ “Guide to Key Libyan Militias,” *BBC News*, January 11,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19744533>.

人，但势力范围却小而分散。^①这与各个组织的性质、战斗方式，以及目标都有关系。但需要看到，利比亚绝大多数民兵都是以村落为单位的、保安队性质的防御型组织，人数少、势力小、影响不大。

即使是在一个民兵组织的内部，各派人数构成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总人数达 4 万人的米苏拉塔旅有 236 个分支，各分支的人数与其收益成正比。那些势力大、待遇好的分支往往会吸引其他分支的人员“投靠”，而较弱的分支则由于内聚力不够等因素，而进一步分化，形成新的、数量更多的分支。各分支间的力量对比会进一步失衡，这也成为诱发民兵组织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1 米苏拉塔旅内部分支与人数比例

人数 (人)	分支数量 (支)	所占分支总数的比例 (%)
>750	6	2.5
250 ~ 750	45	19.1
<250	185	78.4

资料来源：Brian Mequinn,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Small Arms Survey*, October 2012, p. 19。

四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是任何组织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利比亚民兵组织也同样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利比亚民兵组织主要以境内收益为主，境外收益为辅，其中又以非法性收益为主。

在许多地方，利比亚民兵组织都扮演着“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作为回报，当地民众需要缴纳类似税收一样的“保护费”。例如，米苏拉塔旅获得了米苏拉塔周边部落长老和富商的“资助”；安萨尔旅也会在德尔

^① Kim Sengupta, “The Rogue Private Army that Handed An Oil Field to Isis on A Plate,” *Independent*, January 25,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libyas-oil-guards-accused-of-siphoning-off-countrys-supplies-for-profit-a6833401.html>.

纳、班加西等地向民众收取“管理费”^①；“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则一度向苏尔特民众征收每人约300美元的宗教税札卡特（Zakat）。^② 还有一些民兵组织不仅充当“地方政府”，而且还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以此牟利。在班加西，当地的工厂、个体工商户会被兼并到民兵组织直属的“企业”中。^③ 民兵组织甚至通过控制银行，成为当地金融业的“管理者”，从而截取资金融通中的相关收益。以首都的黎波里为例，当地150家银行分别被各民兵组织控制，银行的收益都成为供养民兵组织的重要资金源。^④ 上述这些收入来源，无论手段正当性如何，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利比亚民兵组织的绝大多数收入来源都是以破坏社会稳定、损害经济发展为代价的。具体而言，这些收入来源包括以下五种。

（一）石油及相关收益

利比亚是北非产油大国，走私石油所得收益是民兵组织的重要境内收入来源之一。截至2016年，利比亚境内80%的油田和石油设施都掌握在民兵组织手中。津坦军事委员会和米苏拉塔旅分别占据着的黎波里东部和西部沿海的油田和炼油设施；在西南地区，米苏拉塔旅和图布人民兵组织则分别控制着沙漠中的沙拉拉（Sharara）和菲尔（EI Feel）油田，油田的输油管道则被津坦军事委员会控制；石油设施卫队主要控制着中部的希德尔（Es-Sider）、拉斯·劳夫（Ras Launf）和祖提纳（Zueitina）的油田和石油设施；受“伊斯兰国”影响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则占领了利比亚重要的石油港口苏尔特；“利比亚国民军”则控制了东部

① Faisal Irshaid, “Profile: Libya’s Ansar al-Sharia,” *BBC News*, June 13,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7732589>.

② James Roslington and Jason Pack, “Who Pays for ISIS in Libya?,” *Hate Speech International*, August 24, 2016, <https://www.hate-speech.org/who-pays-for-isis-in-libya/#fnref-2910-7>.

③ HF, 2017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ashington, D. C. :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7, pp. 322 – 323.

④ Valerie Stocker, “Can Libya Stop Armed Gangs Plundering Its Banks,” *Libya Tribune*, April 11, 2017, <http://international.minbarlibya.com/2017/04/11/can-libya-stop-armed-gangs-plundering-its-banks/>.

的大片油田。^①

为了将石油资源变现,这些民兵组织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或走私集团合作。在沿海地区,“利比亚国民军”会向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油轮提供走私油,这些石油经加工后又会出口到欧美等国。^②石油设施卫队也曾通过欧美等国的游轮向海外走私了大量原油。^③仅 2015 年,就有价值约 3000 万欧元的石油从利比亚走私到意大利。^④在内陆地区,图布人民兵组织则与邻国走私集团合作,通过卡车等运输工具将石油走私至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图布人民兵组织向西北方向突尼斯的走私最为猖獗,一度达到每天通过 69 辆卡车向突尼斯走私 267 万升石油的地步。^⑤这些走私石油的售价比官方售价低廉得多,外国石油公司和走私集团都乐于从中获利。^⑥利比亚审计署(Libyan Audit Bureau)在 2017 年 8 月就指出,过去五年利比亚 300 亿美元的石油补贴有近 30% 都被民兵组织窃取了。^⑦尽管如此,对民兵组织而言,走私石油的收入也足以用来支付薪酬、购置武器装备了。除了直接走私石油,民兵组织还以油田、石油设施为筹码勒索资金。例如 2016 年 3 月,津坦军事委员会通过关闭沙拉拉油田输油管道的的方式来利比亚

-
- ① Derek Brower, “Libya: A Ceaseless Campaign,” *Petroleum Economist*, Vol. 83, No. 7, 2016, p. 20.
- ② “Libya Struggles to Control Illegal Oil Sales as Russia Sneaks into Growing Power Vacuum,” *Libyan Investment*, March 29, 2017, <https://libyaninvestment.com/libya-oil/270135-libya-struggles-to-control-illegal-oil-sales-as-russia-sneaks-into-growing-power-vacuum>.
- ③ Kim Sengupta, “The Rogue Private Army that Handed An Oil Field to Isis on A Plate,” *Independent*, January 25,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libyas-oil-guards-accused-of-siphoning-off-countrys-supplies-for-profit-a6833401.html>.
- ④ Ivan Martin, “Caruana Galizia Was Probing Libya-Italy Diesel Smuggling Racket,” *Times of Malta*, October 25, 2017, <https://www.timesofmalta.com/articles/view/20171025/local/caruana-galizia-was-probing-libya-italy-diesel-smuggling-racket.661322>.
- ⑤ “Fuel and Gas Crisis Committee Confirms Success of Anti-Fuel-Smuggling Campaign,” *Libyan Investment*, April 1, 2017, <https://libyaninvestment.com/libya-news/270564-fuel-and-gas-crisis-committee-confirms-success-of-anti-fuel-smuggling-campaign>.
- ⑥ “Libya Struggles to Control Illegal Oil Sales as Russia Sneaks into Growing Power Vacuum,” *Libyan Investment*, March 29, 2017, <https://libyaninvestment.com/libya-oil/270135-libya-struggles-to-control-illegal-oil-sales-as-russia-sneaks-into-growing-power-vacuum>.
- ⑦ Abdulkader Assad, “Audit Bureau: Libya Spent \$ 30 Billion on Fuel Subsidies in Five Years,” *The Libya Observer*, August 19, 2017, <https://www.libyaobserver.ly/economy/audit-bureau-libya-spent-30-billion-fuel-subsidies-five-years>.

中央银行 (Central Bank of Libya) 勒索资金^①, 同年7月, 石油设施卫队也以关闭油田和输油管道来威胁民族团结政府, 从而获得了后者的资金补贴。^②

从短期来看, 虽然民兵组织为了自身利益而保护了一些油田和石油设施, 甚至在短期内促进了油田的增产, 但从长远来看, 这仍是不利于石油行业发展的 (见图1)。一方面, 由于国内长期的分裂状态及民兵组织对油田的争夺, 必然会导致战火向产油区蔓延, 例如“利比亚国民军”与“班加西防卫旅” (Benghazi Defence Brigades, BDB)^③ 对希德尔和拉斯·劳夫两个石油出口港的争夺不仅导致每日60万桶石油出口受阻, 而且也破坏了港区的石油出口设备。在利比亚, 民兵组织对油田的占有是朝不保夕的, 油田处于随时易主的状态中, 所以它们往往都会进行破坏性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在丧失油田之际, 又会报复性地炸毁相关设施。例如在2016年1月, “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在撤离时就破坏了希德尔和拉斯·劳夫油田的石油设施。^④ 而油田新的“临时主人”也只会简单修复的基础上继续开采, 开采设备和手段都呈现出日益低劣与不可持续的特征, 从而严重缩减了油田的寿命。据利比亚审计署的数据, 2013~2016年, 因民兵组织频繁开启与关闭油田、管道、码头等设施, 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⑤ 总之, 缺乏统一、科学规划的石油开采, 甚至不如暂时封闭油田更为有利。

① Abdullah Benbrahim, “El Sharara Oil Field Resumes Production,” *The Libya Observer*, April 29, 2017, <https://www.libyaobserver.ly/economy/el-sharara-oil-field-resumes-production>.

② Pogos Anastasov, “Libyan Oil – The Bargaining Chip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New Eastern Outlook*, September 24, 2016, <http://journal-neo.org/2016/09/24/libyan-oil-the-bargaining-chip-in-the-struggle-for-power/>.

③ “班加西防卫旅”成立于2016年6月, 是一支与“利比亚国民军”相对抗的伊斯兰民兵组织, 支持民族团结政府。See Ajnadin Mustafa, “New Benghazi Militant Unit Issues Ajdabiya Warning,” *Libya Herald*, June 19, 2016, <https://www.libyaherald.com/2016/06/19/new-benghazi-militant-unit-issues-ajdabiya-warning/>.

④ Ayman al Warfalli and Aziz El Yaakoubi, “Libya’s Oil Company Empties Storage Tanks in Ras Lanuf after Islamic State Attacks,” *Reuters*, Benghazi, January 12, 2016.

⑤ Abdulkader Assad, “Libyan Audit Bureau Says Libya’s 2016 Revenues Are The Least in Modern History,” *The Libya Observer*, April 29, 2017, <https://www.libyaobserver.ly/economy/report-libyan-audit-bureau-says-libyas-2016-revenues-are-least-modern-history>.



图1 利比亚民兵冲突频度与石油产量关系(2012年1月~2015年7月)

资料来源: George Frederick Willcoxon, "Contention, Violence and Stalemate in Post-War Libya,"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2, No. 1, 2017, p. 107。

(二) 武器走私

2011年利比亚战争结束后,卡扎菲政权时代遗留下的价值约300亿美元的武器被各民兵组织瓜分,除一部分自己使用,许多高端武器如坦克、防空导弹等都从邻国走私出境,这成为民兵组织的一大收入来源。^①随着邻国管控力度的增强,利比亚民兵组织不仅继续维持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等恐怖主义组织的武器贸易,而且还开辟网络售卖渠道,以扩大收入来源。其中仅在“脸书”(Facebook)上的“武器销售”就达到每个月近100单。在这些网络上,一把重机枪售价5900美元,火箭炮售价6500美元。通过“脸书”的武器走私收益一度达到每个月近500万美元,加上网络的其他收益,算得上是一笔“丰厚”的收入了。^②“全球倡议”组织(Global Initiative)甚至估计,自2011年利比亚战争结束以来,利比亚民

① Abigail Hauslohner and Craig Whitlock, "In Libya, Militias Pose Security Threat,"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3, 20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in-libya-militias-pose-security-threat/2012/09/13/75f7993a-fde2-11e1-8adc-499661afe377_story.html.

② Gabriel Gatehouse, "Weapons for Sale on Facebook in Libya," *BBC News*, April 6,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35980338>.

兵组织每年的武器走私收益都在 1500 万 ~ 3000 万美元。^①

从利比亚走私到周边国家的武器，严重影响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当属西非萨赫勒地区了。随着 2011 年卡扎菲的倒台，2012 年马里的内战也随即爆发。“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通过来自利比亚的先进武器，一度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对马里政府构成严重威胁。^② 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也受益于利比亚的走私武器，在袭击活动中制造出更多伤亡，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通过网络售卖的武器，往往流向了欧美发达国家，助推了这些国家内部恐怖袭击的发生。^③

（三）抢劫和绑架

绑架和抢劫作为非常规手段，某些时候成为民兵组织收入来源的重要补充。当地富商、侨民、外国人，甚至平民都有可能成为被抢劫和绑架的对象。如 2012 年 7 月，2 名在埃及生活的利比亚籍青年在的黎波里西部吉安祖尔镇（Janzour）被民兵劫持，并被要求支付约 40 万美元的赎金^④；2015 年 6 月，10 名突尼斯驻利比亚外交官被民兵武装绑架，突尼斯政府被迫交付大笔赎金^⑤；2016 年 12 月，6 名埃及人在的黎波里被民兵绑架后，支付了 1 万美元的赎金才被释放。^⑥ 据“风险控制”组织（Control Risk）的研究，利比亚的绑架勒索案基本都集中于北部沿海地区。^⑦ 抢劫银行、运钞车等也成为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之一。例如 2013 年 10 月，民兵武装抢劫了利

① GI, *Libya: A Growing Hub for Criminal Economies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in The Trans-Sahara*, Geneva: The Global Initiative, May 11, 2015, p. 2.

② David Francis, *The Regional Impact of The Armed Conflict and French Intervention in Mali*, Oslo: Norwegian Peace Building Resource Center, April 2013, p. 9.

③ Nikolaj Nielsen, “EU Mulls New Measures to Stop Arms Smuggling from Africa,” *EU Observer*, January 15, 2015, <https://euobserver.com/justice/127224>.

④ Mustafa Fetouri, “Rash of Kidnappings Shows Lawlessness in Libya,” *Al-Monitor*, July 23, 2014,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ru/originals/2014/07/libya-kidnapping-tripoli-violence-militias.html>.

⑤ “Libya Militia Kidnap 10 Staffers from Tunisia Consulate,” *ABC News*, June 13, 2015, <http://www.abc.net.au/news/2015-06-13/libya-militia-kidnap-10-staffers-from-tunisia-consulate/6543558>.

⑥ Garda World, *Weekly Libya Xplored Report*, Dubai: Garda World International Protective Services, December 30, 2016, p. 7.

⑦ Sebastian Boe, *Africa Kidnap Forecast FY 16/17*, London: Control Risk, 2016, pp. 4-5.

比亚中央银行运钞车, 抢走 5000 多万美元的现钞。^① 2016 年 6 月, 民兵武装袭击了赛哈瑞银行 (Sahary) 在塞卜哈的分行, 700 多万第纳尔的现金被抢走。^② 作为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之一, 绑架所获赎金及抢劫尽管不可持续, 但可以在某一时期有效缓解民兵组织的资金困境, 因而也就成为这些组织行动的一个重要选项。

绑架和抢劫案件高发, 这与利比亚国内政治的长期分裂状态有关: 一方面, 各民兵组织忙于抢占地盘和势力范围, 导致社会动荡; 另一方面, 民兵组织的势力范围又经常会发生变化, 许多地区在一年内会多次易主, 导致政治权力真空。据 NYA 国际 (NYA International) 2016 年发布的报告, 利比亚的绑架和抢劫案次数达到非洲之首。其中在的黎波里, 绑架国内民众的赎金最高只有 15 万美元, 而绑架外国人最高却能获取数百万美元。^③ 不过, 绑架和抢劫案中牵涉外国人的只占 13%, 而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国内民众和机构。^④ 2016 年 2 月, 民兵甚至因其家人没有按时交付很少的赎金 (2000 第纳尔) 而杀害了一名九岁男孩。^⑤ 这与非洲其他地区 “谋财而不害命” 的绑架、抢劫案已有了根本性的差异。这也反映出在利比亚的相关犯罪行为已经内化成利比亚政治生态的一般性特征, 其本质问题已不是民兵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 而是恶性政治秩序的固化与蔓延了。

(四) 非法移民

组织非法移民偷渡欧洲并收取相关费用, 也成为一些利比亚民兵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随着利比亚及周边国家 (马里、尼日尔) 政局的持续动

① Ulf Laessing and Ghaith Shennib, “Central Bank Falls Victim to Libya’s Rampant Crime, Anarchy,” *Zawya*, October 29, 2013, https://www.zawya.com/mena/en/story/Central_Bank_falls_victim_to_Libyas_rampant_crime_anarchy-TR20131029nL5N0IJ2JH2/.

② Sami Zaptia, “Sahary Bank to Reopen All Branches Today after Militia Release Kidnapped Employee,” *Libya Herald*, June 26, 2016, <https://www.libyaherald.com/2016/06/26/sahary-bank-to-reopen-all-branches-today-after-militia-release-kidnapped-employee/>.

③ Lydia Sizer, *Libya’s Terrorism Challenge Assessing the Salafi Jihadi Threat*, Washington D. C. :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2017, p. 12.

④ NYA, *Global Kidnap Review 2016*, London: NYA International, 2016, pp. 2 - 6.

⑤ Abdullah Ben Ibrahim, “Wirshiffana Kidnap Gangs Kill Boy for Delay of Ransom,” *The Libya Observer*, May 8, 2016, <https://www.libyaobserver.ly/crimes/wirshiffana-kidnap-gangs-kill-boy-delay-ranso>.

荡，当地民众选择通过非法手段偷渡欧洲，追求稳定的生活。利比亚局势的动荡、监管的缺失，以及距离欧洲的中位位置 [利比亚北部沿海距意大利兰佩杜萨岛 (Lampedusa) 不到 200 海里]，使利比亚成为理想的偷渡地点。据国际移民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估计，仅在 2016~2017 年的 5 个月，就有 23 万多非法移民从利比亚偷渡欧洲。^① 多支民兵组织则负责联络、组织、协调、运输非法移民，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非法移民“生意链”。非法移民在运输过程中需要经过多个民兵组织的“接力”，才能穿越盘根错节的各种势力范围，而民兵组织在此过程中赚取了大笔资金。例如，南部的图布人民兵组织仅向西非地区的非法移民征收“汽车座位费”，每周就可进账约 6 万美元。^② 他们负责将这些人运送至北部控制着从塞卜哈到的黎波里重要交通线的苏莱曼部落 (Suleiman) 民兵组织手中，后者则会重新向非法移民收取“过境费”，他们会将非法移民再运送至沿海的祖瓦拉 (Zuara) 或扎维亚地区，转交给沿海民兵组织。^③ 后者将再收取平均每人 1.5~7.5 欧元的“过境费”，有时“过境费”高达每人 63 欧元^④，在这笔费用收齐后，他们才会负责联络偷渡地中海的船只等相关事宜。^⑤ 而这仅是利比亚非法移民的众多通道之一。若要顺利走完利比亚境内这段路，每个人至少要花费 1000 美元，若要顺利离开利比亚出海，还要另外支付 1500~2000 美元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利比亚各民兵组织仅从非法移民一项上赚取的利润就高达 2.55 亿~3.23 亿美元。^⑥ 2016 年则增至 3.5 亿美元。^⑦

-
- ① IOM, *IOM Libya Monthly Upd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7, p. 1.
- ② Matina Stevis, “Rich Smuggling Trade Fuels Deadly Migration Across Mediterrane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rich-smuggling-trade-fuels-deadly-migration-across-mediterranean-1429576356>.
- ③ CRU, “Only God Can Stop the Smugglers”: *Understanding Human Smuggling Networks in Libya*,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February 2017, pp. 13–15.
- ④ Mark Micallef, *The Human Conveyor Belt: Trends in Human Trafficking And Smuggling in Post-revolution Libya*, Geneva: The Global Initiative, March 2017, p. 33.
- ⑤ CRU, “Only God Can Stop the Smugglers”: *Understanding Human Smuggling Networks in Libya*,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February 2017, pp. 13–15.
- ⑥ GI, *Libya: A Growing Hub for Criminal Economies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in The Trans-Sahara*, Geneva: The Global Initiative, May 11, 2015, p. 2.
- ⑦ Frank Jordans, “EU: Libya’s Cities Making \$ 346M A Year From People Smuggling,” *U. S. News & World Report*, December 1, 2016,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16-12-01/eu-libyas-cities-are-making-millions-from-people-smuggling>.

此外,许多非法移民无法走完利比亚境内全程就花光了全部积蓄,被迫在民兵组织的控制下充当“廉价劳工”。其中,许多来自西非(尤其是尼日利亚)的女性被迫在利比亚从事性交易,民兵组织则会从中提取利润(“接客”一次,抽成6~8美元)。^①这些利比亚境内的非法活动也成为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之一。目前,在利比亚已出现“非法移民—巨额利润—更多非法移民”的恶性循环,在其中还掺入了人口贩卖等活动,并出现从以往偶然的“还债型”向当前有组织的“拐卖型”的转变。据调查,拐卖一个人可获利3000~10000美元,这些资金经由哈瓦拉(Hawala)地下汇款系统实现流通与转移。^②

相较这类直接通过走私移民获取资金的民兵,另一类民兵组织则从非法移民的组织者“转型”为非法移民的打击者,以此获取欧洲国家的资金支持。例如在利比亚西部沿海的塞卜拉泰(Sabratha),此前两支从事非法移民活动的民兵“阿姆”(Al-Amm)与“48旅”(Brigade 48)于2017年7月宣布与民族团结政府、意大利政府合作,转而打击其他民兵的非法移民业务,而意大利政府则要向两个组织支付高额薪金并提供武器装备。实际上,它们是借外国之势来打击自身在非法移民领域的其他竞争对手,而一旦意大利政府停止资助,那么它们将很有可能“重操旧业”。^③

利比亚的这种非法移民与人口贩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经常引发人口死亡(车祸、船难)的事故,仅2016年,利比亚偷渡欧洲的沉船事故就导致近4000多人死亡。^④另一方面,许多恐怖主义者也混在非法移民中进入欧洲,伺机制造恐怖袭击,导致欧洲安全局势的恶化。这又促使欧洲各国积极干涉利比亚内政,特别是意大利资助民兵“阿姆”与“48旅”,并承认其“合法”地位,刺激了其他民兵组织对合法性身份的

① CRU, “Only God Can Stop the Smugglers”: *Understanding Human Smuggling Networks in Libya*,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February 2017, p. 25.

② Mark Micallef, *The Human Conveyor Belt: Trends in Human Trafficking And Smuggling in Post-revolution Libya*, Geneva: The Global Initiative, March 2017, p. 35.

③ Chris York, “Fewer Migrant Deaths in Mediterranean Amid Reports of Controversial Libyan Militia Deal Emerge,” *The Huffington Post*, August 31, 2017,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entry/migrant-deaths-in-mediterranean_uk_59a7b326e4b07e81d3552cac.

④ IOM, *IOM Libya Migration Crisis Operational Framework (MCOF) 2017–201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7, p. 7.

争夺。^① 一些民兵组织在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上存在利益共同点，从而形成对现有势力范围的默认，它同时也导致另一些民兵组织间矛盾的激化，并引发武装冲突，同样也加剧了利比亚现有的分裂格局。

（五）外部资助

在利比亚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中，外部资助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境外国家或组织为了扩展在利比亚的势力，通过资金注入等方式，扶植民兵组织中的“代理人”。第一类是境外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支持，目的在于扩大在利比亚的“圣战”基础，开辟反西方的新战场。例如“伊斯兰国”曾注入数百万美元，用以支持其利比亚分支的扩张行动。^② 另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一度与“伊斯兰国”共同资助利比亚民兵组织，试图将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圣战战场”连成一片。^③ 同时，“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还分别资助“德尔纳伊斯兰青年组织”（Derna’s Islamic Youth Council）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意在争夺对利比亚“圣战”的领导权。^④ 第二类是域外大国，它们的资助除了有对抗恐怖主义势力渗透的考虑，还涉及俄罗斯与欧美国家在利比亚的势力拓展及争夺。例如，俄罗斯支持哈夫塔尔的“利比亚国民军”，在2016年就向后者提供了18亿美元的资助^⑤；同年，俄罗斯还帮助

-
- ① Justin Salhani, “October Brings Italy Highest Flows of Migrants From Libya,” *Al-Monitor*, October 20, 2017,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libya-italy-pay-militias-stop-smuggling-migration.html>.
- ② James Roslington and Jason Pack, “Who Pays for ISIS in Libya?,” *Hate Speech International*, August 24, 2016, <https://www.hate-speech.org/who-pays-for-isis-in-libya/#fnref-2910-7>.
- ③ 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
- ④ “德尔纳伊斯兰青年组织”成立于2014年3月，当年10月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则是一支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是存在至今时间最久的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之一。See Morgan Winsor, “ISIS, Al Qaeda In Africa; US Commander Warn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QIM And Islamic State Group”,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February 12, 2016, <http://www.ibtimes.com/isis-al-qaeda-africa-us-commander-warns-collaboration-between-aqim-islamic-state-2304240>.
- ⑤ Mustafa Dalea, “Libya Turns into An Arena for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Middle East Monitor*,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70117-libya-turns-into-an-arena-for-conflict-between-russia-and-the-west/>.

图卜鲁格地方政权印制了近40亿第纳尔的纸钞,大大缓解了利比亚东部的货币流通危机。^①为了与俄罗斯相抗衡,欧美国家也向米苏拉塔旅等民兵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稳固其在利比亚西部地区的影响力。^②第三类是周边伊斯兰国家的资金支持,这主要与宗教情感、意识形态有关。例如,埃及、阿联酋的国内世俗派主要向利比亚世俗民兵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卡塔尔、土耳其政府更多支持利比亚宗教性的民兵组织。^③同时,卡塔尔与阿联酋对不同类型民兵组织的资助又与它们之间的竞争有联系;土耳其的介入在很多时候是与欧美国家同步的,旨在限制俄罗斯的影响。某些时候,这些外部势力的资金支持有时甚至成为一个民兵组织能否存续下去的关键因素。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这些外部资金来源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第一,切断了民兵组织与利比亚本地社群的联系。民兵组织与当地社群的相互依赖关系,将有助于利比亚微观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一旦脱离了对当地社群的依赖——不仅是由于外部资助,也包括通过石油走私、武器贩卖、非法移民所获取的收入——民兵组织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其所产生的影响将趋于恶劣。第二,强化了民兵组织的“代理人”特征。某些民兵组织的资金大多依赖外部资助,这必然会影响其政策主张与行动意图。某些民兵组织则蜕变为恐怖主义组织,成为利比亚政治生态中的“毒瘤”。第三,进一步加深利比亚国内政治的分裂,并对地区安全产生冲击。外部资助激化了不同派别民兵组织间的对抗,使国内分裂状态长期持续,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对利比亚民兵组织的资助,有将利比亚纳入“全球圣战”中的企图,并在客观上使其成为“恐怖主义动荡弧”上的一环,无疑将进一步恶化地区的局势。

① Mohamed Eljarh, “What Game Is Russia Playing in Libya,” *Al-Monitor*, January 19, 2017,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1/russia-game-libya-hifter-syria-gna.html>.

② Richard Galustian, “Libya-Tribes, Militia, Interests And Intervention,” *Moon of Alabama*, March 29, 2016, <http://www.moonofalabama.org/2016/03/richard-galustian-on-libya.html#5>.

③ Nouri Verghese, “Libya: Where Are The Dividing Lines?,” *Al Jazeera*, September 8, 2014,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09/libya-conflict-militias-dividing-lines-20149871934621546.html>.

结 语

目前，利比亚的政治进程难以出现根本性的转机；未来，利比亚民兵组织还将继续活跃。仅仅通过财政与军事援助，或借助于外力打击（包括直接的军事打击与对民兵组织经济来源的阻断），恐怕只会加剧对抗的态势。今天利比亚流传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段子——“卡扎菲死后的利比亚，我们以为会变成迪拜（象征开放、富庶和现代化），没想到却成了索马里。”^①——形象地揭示出了当前民兵组织纷立、国家四分五裂的乱局。本文通过对利比亚民兵组织发展历程与现状特征的分析，初步认为：

其一，民兵组织是利比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政权强大时，民兵被有意识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并成为政府控制与动员民众的工具；政权衰落之际，民兵脱离政府体系的管控，既成为导致国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地方秩序维护者的角色。2011年以来，利比亚民兵组织的蜂起正是利益争夺与地方性秩序维持的自发表现之一。而由于民兵组织间的许多利益分歧与对抗，因此一些民兵组织在自身势力范围内维持秩序的努力，无法产生放大和平的扩溢效应，反而成为其加强与敌对民兵乃至与政府对抗的资本。

其二，随着利比亚多个“中央政府”的出现，民兵组织也成为各种政府依赖的工具，而许多民兵组织也成为形式上的“政府军”，这不仅为某些民兵组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也为它们进一步蚕食国家利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各种国际势力在利比亚的渗透与影响，也使得这种“民兵—政府—外部支持者”的利益链固化下来。也就是说，无论民兵组织、政府发生怎样的变动，但它们之间，及其与外部支持者间相互借势的关系模式从本质上讲都是一致的。作为当前利比亚乱局中的既得利益者，民兵组织显然没有推进国家统一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动力。

其三，在外国支持者中，“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影响更为特殊。它们在利比亚的渗透，尤其是在利比亚东北、西南等地的渗透，已经

^① 苏小坡、张轩瑞：《卡扎菲身后5年的利比亚》，《参考消息》2016年11月2日，第11版。

达到了直接“接管”某些民兵组织，并将其改造为自身一个分支的程度。到 2016 年，民兵组织中已有超过 1000 人在为“伊斯兰国”作战^①，这也就改变了民兵组织的固有性质，而应将其视为一类恐怖主义组织。

[责任编辑：蒋真]

^① Taylor Luck, “Without Jobs, Tunisia’s Shining Revolution Begins to Dim,”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5, 2016,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6/1005/Without-jobs-Tunisia-s-shining-revolution-begins-to-dim>.